

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,是讨论中国现代作家写的旧体诗词,是不是应该进入现代文学史。类似的问题其实早已提出多年,在我看来,这些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,是毫无疑问的,是不必讨论的,它们本来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。谁规定现代文学只能是白话文学呢?同样,今天的人们创作的旧体诗词,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,也应该进入当代文学史。当代的旧体诗词其实是当代人借传统的文学形式,发出当代人的声音。《毛诗序》说:“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”当代诗词所包含的这个“志”,无疑应该是当代人的心志。

当代人为什么要写诗词呢?我们先看看诗词在当代人的生活里通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一是阅读的对象。普通读者把诗词作为阅读欣赏的对象,从

诗词中获得情感的共鸣和语言的美感。学者把诗词作为研究的对象,用学术专著和论文研究与诗词相关的一切问题。但是,假如你不写诗词的话,无论是阅读欣赏它,还是研究它,它对你来说永远是一

当代人为什么要写诗词?

方笑一

个外在的东西。我们通常认为,研究诗词的学者一定比普通读者从诗词中获得更多,其实未必。因为当诗词一旦被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,学者就尽量要把它客观化,把它历史化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个和研究其他学科没什么两样,诗词被客观化、历史化、学术化之后,我们可能反而错失了让诗词滋养我们生命的机会。我经常用书法来作类比,你假如看过很多碑帖,也熟悉书法理论和书法史,能说出很多道道,甚至能发表论文,但你不亲手写毛笔字,你

没有真正好好地练习过书法,你就永远在书法的门外。写诗词正是同样的道理,你懂得诗史词史,熟悉诗人词家的生平,考证出很多古典今典,能构建出一套套诗论词论,但你不会写诗词,其实还是停留在诗词之外观望,而没有真正进入诗词内部。

在古人看起来,学诗词最重要的就是创作实践。所谓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”,其实这里的“吟诗”就是作诗,是创作实践。古代的讲话、词话,品评鉴赏,谈论掌故,其实都是为了告诉你怎么创作,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的。写诗词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如果你热爱诗词,也应该让诗词创作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而且,我认为,当代人写诗词,必须以古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要严守格律,遣词造句要古雅,我记得我的老师以前对我们说,写诗词,双音节点必须是古人使用过的,不能自己生造。要避免使用四字成语,不然就容易落入俗套。我一直记得这些要求。

我年轻的时候,总觉得写诗词有“迷态骸骨”之嫌,写诗词的人总有些“遗老遗少”之风,研究古典诗词其实不必动手创作。现在自己年纪渐长,越来越觉得诗词非写不可,不然真的白学了,只是把诗词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,实在太可惜了。就好像你拥有一枝上等的人参,而只会去研究它的化学成分,没办法拿它来熬汤进补,你的身体并没有得到滋养。同样,如果只写诗词的论文,而不写诗词,你的精神也没有得到滋养。

沸水泡茶,但见茶叶在水中剧烈翻滚,一片片慢慢地沉入杯底。想到“沉淀”二字。

生活中需要沉淀的地方,太多了。鲁迅说,感情太烈的时候不宜作诗,否则锋芒太露,容易扼杀诗美。试看卞之琳的《断章》: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/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/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/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写得淡然,不动干戈,沉吟下来,耐嚼,有余味。

一个人任性、冲动,一根筋,难免会思虑不周,做出日后令自己反悔的事。情绪激烈的时候,往往有偏激的成分,像潮水一般冲决而下,伤人。

静易沉,躁易浮。思考问题,反反复复,留有余地,就是冷静下来,转个弯,让思绪有个梳理的过程,有条分缕析的过程。慢慢坐实了,方可为理性奠基。

有句成语“盖棺论定”,其实,盖棺未必论定。世态错综复杂,愈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,愈容易有争议。有的历史人物,若干年以后也会翻案、翻篇。历史,就是不断沉淀,直到水落石出。“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”。也就是说,鉴别优质的木材还是普通的木材,要等到七年以后。时间才是最终的判官。纪伯伦说:“我的心告诫我,教我不要因为赞扬而欣喜,由于受责而难受。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,我总是怀疑我工作的价值和作用,直到岁月派来一位使者,加以褒奖或讽刺。而现在,我知道了,树木春天开花,夏天结果,它们并不奢望获得赞美;秋天叶子飘落,冬天枝丫光秃,它们也不怕遭受责备。”

沉淀,方安然。

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实践性的文化。诗词、书法、绘画、音乐,对古人来说什么叫精通呢?就是能写能画能演奏。而且传统文化是一个整体,作为一个文人,这些领域都应该能动手实践。倒不是说你诗词写得像李、杜、苏、辛那样好,而是说你要能够动手写,写出来的东西符合古人的规矩。

有人可能会说,我们毕竟不是古人,为什么要像古人那样做呢?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写诗词,这毫无问题,但你可能就缺少了一个抵御焦虑的武器。我自己的体会,当我自己写诗词的时候,你是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,从现实的功

利考虑和计算中超脱出来,你把思想和情感组织进文学的典雅的语言里,其实你就和现实拉开了距离,你在那一刻成了旁观者,而不是局中人,你当然就不焦虑了。古代的诗人词家经历了很多磨难,韩愈说:“是故文章之作,恒发于羁旅草野,至若王公贵人,气满志得,非性能好之,则不暇以为。”(《荆潭唱和诗序》)这里的“文章”包括诗,韩愈认为文学创作本来就是困境的产物,而王国维说:“若夫悲欢离合、羁旅行役之感,常人皆能感之,而唯诗人能写之。”(《人间词话》)同样身处困境,能写诗词的人是幸运的。我想,无论你是不是身处困境,至少我们都不是“气满志得”的“王公贵人”,因此我们需要写诗词。能写诗词,也是我们的幸运。

树,餐风饮露,是高洁的象征。“咏蝉者每咏其声,此独尊其品格。”制刻此印规者,托“蝉”寓意立志,追求亦深远。

印规是一种篆刻工具,旧时作为官府和书法篆刻家的必备物品,是工具,又是文玩。材质多样,竹木牙角俱有,但铜制比较少见。印规定位,钤印盖章,不歪不斜,不离不偏。此印规彰显持有人的君子风度和端正态度:人生这一场修行,自当“居高饮清露”。

居高声自远

汪洁

见一枚己丑年中洲制铜制印规。圆中切割出一直角,铜面刻一树二三枝叶,夏蝉长鸣,一行诗句“居高声自远”,点出其境取自初唐虞世南之咏《蝉》:“垂缕饮清露,流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梧桐树上蝉垂下像冠缨一样的触角,吮吮着清冽晶莹的露水,悦耳的鸣响声在疏朗的树间流动传出。蝉声远传因居高枝,而非依风之吹送耳。古人认为蝉栖于高

电影院里孵冷气

汤亚和

今年夏天有点妖,“暴力梅”浇得上海浑身湿透,刚一出梅,35℃以上高温又炙烤得人双脚跳,体验了一把“水深火热”。窗外外阳光晃眼,热力四射,仿佛空气在燃烧。不过我等退休在家,空调孵孵,弄点麻油拌黄瓜,喝口冬瓜鲜贝汤,正好增加的退休金到账,倒是蛮惬意。想到以前夏天热得吃不消,只好电影院里孵冷气,那场景似乎仍在眼前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改革开放已有好几年头,但因百废待兴,各方面都供不应求,精神生活贫乏,看电影这个重要的文化娱乐项目还是不可或缺。电视机已开始步入小康人家,大都是9英寸到12英寸,18英寸极少,彩电更是凤毛麟角,但电视里可不会放什么最新影片,像《庐山恋》《末代皇帝》《牧马人》《芙蓉镇》《红高粱》等,要想看到只有进电影院。谈恋爱的青年多,电影票就更炙手可热。

夏天看电影,除了电影情节扣人心弦,看着心仪的电影明星一颦一笑,随着他们而欢笑悲伤,心理上很满足;最关键的是,可以享受一个多小时的清凉世界。奇怪的是,电影院空调一般都设置得较低,有时冷得牙疼,我和同伴都会有备无患地带上披肩或外套,否则真会冻成冰棍。电影院散场,如果正是午后两三点钟,撩开太平门厚重的门帘走出去,刹那间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冰火两重天:眼前“轰”的一声爆响,那么热的天,如一滴汗也冒不出来。

1985年,上海市文化部门在市区21座影院开设通宵场,位于老北站的泰山电影院也跻身其中。通宵场一般放映4到5部电影,有最新上映的,也有老掉牙的旧片,新旧搭配、中外合璧。票价不便宜,却依然很抢手,尤其是深受恋人们欢迎。那时住房普遍紧张,逛马路累到脚抽筋,街角处也没个靠椅可以坐坐。能安稳地坐在电影院里通宵孵冷气、看电影,这等福气哪里去找!

闺蜜小王弄来两张通宵电影票,晚上10点开始,放映4部电影,其中我已看过两部,片名记不清了。我并非冲着看电影去,只是想美美地享受一夜清凉。第一部电影放映,我还能聚精会神,享受着空调丝滑般凉意,想着邻居小黑皮赤膊躺在弄堂竹榻上辗转反侧,心中窃喜。看第二部电影时,头有些昏沉,感觉银幕在摇晃,景象也模糊起来。小王干脆打起了轻鼾。幸而中场休息半小时,顶灯亮起,前后左右都是隔夜面瓜,只有年轻恋人低头私语。小王去买了两瓶汽水,气足得直打嗝,暂时驱散了睡意。其实这时应该抓紧眯一歇。继续放映第三部、第四部电影时,我似梦又醒,坐在电影院里孵空调实在太惬意了,真心希望电影能一直放下去。

电影终究会结束,曲终人散时才凌晨六点到,意犹未尽。红彤彤的太阳已高悬蓝天,清凉感瞬间消逝,心里叹口气,又回到了罗马尼亚电影《沸腾的生活》中。

记忆中只看过这么一次通宵电影。随着物质文化生活发展,如今哪儿不能孵空调、看电影呢?但我还是不能忘怀那晚通宵电影场。坐车经过老北站,泰山电影院已没了踪迹,青春的快乐只能在心幕里上演,天空却已了无痕迹,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与怀念。

说“沉淀”

王雅军

梅雨季。日夜下着的雨,喂饱了园中的花儿,它们铆足劲儿地长起来。尤其是绣球和蜀葵,呈现出一片锦绣之景。

此时榴花,也开了。我感到惊喜。毕竟,不知什么原因,去年它一直没开花。

今年的榴树,长得茂盛。叶子在雨水的冲洗下,油亮滑润,健康舒发的状态。榴花就散落在枝头上,一点一点的红,如繁星落入人间。

榴花艳红,唐代文学家韩愈讲“五月榴花照眼明,枝间时见子初成”,是亮堂得已经瞌眼了。然而,并不俗艳,反而从中透着雅致的情趣。大概是因为榴叶浓绿厚重,冲淡了红气。如果仅是这纯色之绿,想必会单调了些。榴花从蓓蕾之时,外皮便裹一层红。至绽放,是呈微喇叭口的红花,薄如丝棉。因为这点红气,绿多了一份俏皮和活泼。

园中所植这株榴花,是好几年前从山东老家带过来的。石榴树栽在正对家门口的院子里,背后是一面刻着福字的墙。还有一株月季树,春天到来时,碗盘大的红花坠满枝头,是一年中极为繁盛的时刻。在月季花落幕后,榴花便开起来了。我很少见到老家榴树开花的景象,然而我又有幸能弥补这份遗憾。

这要感谢我的母亲。她从这株榴树侧旁挖一棵小苗,将根部用装满湿土的袋子捆住,塞进李箱里。跨越几百公里的遥远路途,历经七八个小时,榴苗被带到上海郊区家中。夏日的夜格外长,趁着天未全黑,赶紧把榴苗栽上。

父亲嘱托道,石榴是吉祥树,寓意“多子多福”“红红火火”,可栽在门前。于是,正对花园门的一个位置,留给了它。两年后,园子渐渐被高大树木遮盖,我们逐步把柿子树、枣树、山楂树、樱桃树和枇杷树都移栽到园外,只将这株石榴留在原处。

如今的榴树,已长至两米余高,人要仰望它了。春天种的南瓜,藤蔓缠绕攀缘而上,一个小小的南瓜躲在浓密的榴叶中,深绿色的瓜皮与榴叶融为一体,躲开了燥热阳光的喧嚣,南瓜的外皮如绿水的波纹清澈柔和。

孩子并不识得榴花,只知红红的,很好看。清晨开门,很惊喜地喊着:“妈妈,开花了!”是一个很美好的清晨。我牵他的手,端详这小小的红花,隐约可见金黄色的花蕊。他摘一朵,戴在我头上,拍一张照。下次再儿时,他终于记住榴树的样子,还是那般欢呼雀跃,“真好看的花儿”,又是美好的一天。

开花后,就很迫切地想要看到它结果。可是,迟迟不结果,也从未见到它结果。眼看着今年的榴花落下,却不见孕育的果子出现,怕是今年又结不了果了。

七月暑假,孩子跟他爸回了趟山东老家。朋友圈发出的照片,是他背着孩子站在院中那棵高大的石榴树前面,笑得合不拢嘴。背后青黄色的石榴一个个挂满枝头,已是硕果累累。

这样的场景,是那么熟悉亲切。故乡的土地,总让人生出很多别绪。心里的浮躁一下子被抹平,有什么好焦急的呢?顺从自然万物,自可水到渠成。终有一天,红澄澄的石榴会挂上枝头,像孩子羞红的脸,在阳光下绽放笑容。

那将又是美好的一天。

利考虑和计算中超脱出来,你把思想和情感组织进文学的典雅的语言里,其实你就和现实拉开了距离,你在那一刻成了旁观者,而不是局中人,你当然就不焦虑了。古代的诗人词家经历了很多磨难,韩愈说:“是故文章之作,恒发于羁旅草野,至若王公贵人,气满志得,非性能好之,则不暇以为。”(《荆潭唱和诗序》)这里的“文章”包括诗,韩愈认为文学创作本来就是困境的产物,而王国维说:“若夫悲欢离合、羁旅行役之感,常人皆能感之,而唯诗人能写之。”(《人间词话》)同样身处困境,能写诗词的人是幸运的。我想,无论你是不是身处困境,至少我们都不是“气满志得”的“王公贵人”,因此我们需要写诗词。能写诗词,也是我们的幸运。

夕照

陆岸 摄于法国第戎

记。日子或好或坏的,但总归是一天一天这么过来的。

在柏山陈这样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地方,生活的痕迹就愈加明显了。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挺老了,门前有限的地种了几畦整齐的小青菜,土墙上开着一丛金色的菊花,小花盆里种着人面桃花和三角梅。这样破旧的小院子和被精心保护修复的陈家墙门群相比,当然没有那么雅致,但也是一片小景,自成一格。我想,这些都应该得到保护,因为它们也是艺术品。或者说,它们才更是艺术品。这类艺术品,和陈家墙门群里展出的艺术品不同,是从农民的生活里长出来的,还活着,虽然已经在衰落中。

柏山陈

张冰

计者的本意。路过一栋农民自住的回迁房,见到主人家把院墙的网格给堵上了。对于居民来说,我们的到来打扰了他们的生活,他们大概也不胜其烦吧。

不过,从回迁房一路走进村子原来的部分,就会发现回迁房美则美矣,和原有的住房相比,似乎缺少了点什么。村民自己盖的房子,有新有旧,以实用为主,格局都是小楼前一个小院。大多数院子都打扫得很干净,种满了花花草草。这些自建房和回迁房相比,多了些人气,虽缺少整齐划一的规划,倒也错落有致,有一种自由生长出的韵律。一眼望去,虽然谈不上多么和谐,但能看出“人”在其中生活的印

记。日子或好或坏的,但总归是一天一天这么过来的。

在柏山陈这样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地方,生活的痕迹就愈加明显了。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挺老了,门前有限的地种了几畦整齐的小青菜,土墙上开着一丛金色的菊花,小花盆里种着人面桃花和三角梅。这样破旧的小院子和被精心保护修复的陈家墙门群相比,当然没有那么雅致,但也是一片小景,自成一格。我想,这些都应该得到保护,因为它们也是艺术品。或者说,它们才更是艺术品。这类艺术品,和陈家墙门群里展出的艺术品不同,是从农民的生活里长出来的,还活着,虽然已经在衰落中。

柏山陈

张冰

记。日子或好或坏的,但总归是一天一天这么过来的。

在柏山陈这样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地方,生活的痕迹就愈加明显了。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挺老了,门前有限的地种了几畦整齐的小青菜,土墙上开着一丛金色的菊花,小花盆里种着人面桃花和三角梅。这样破旧的小院子和被精心保护修复的陈家墙门群相比,当然没有那么雅致,但也是一片小景,自成一格。我想,这些都应该得到保护,因为它们也是艺术品。或者说,它们才更是艺术品。这类艺术品,和陈家墙门群里展出的艺术品不同,是从农民的生活里长出来的,还活着,虽然已经在衰落中。

柏山陈

张冰

记。日子或好或坏的,但总归是一天一天这么过来的。

在柏山陈这样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地方,生活的痕迹就愈加明显了。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挺老了,门前有限的地种了几畦整齐的小青菜,土墙上开着一丛金色的菊花,小花盆里种着人面桃花和三角梅。这样破旧的小院子和被精心保护修复的陈家墙门群相比,当然没有那么雅致,但也是一片小景,自成一格。我想,这些都应该得到保护,因为它们也是艺术品。或者说,它们才更是艺术品。这类艺术品,和陈家墙门群里展出的艺术品不同,是从农民的生活里长出来的,还活着,虽然已经在衰落中。

柏山陈

张冰

记。日子或好或坏的,但总归是一天一天这么过来的。

在柏山陈这样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地方,生活的痕迹就愈加明显了。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挺老了,门前有限的地种了几畦整齐的小青菜,土墙上开着一丛金色的菊花,小花盆里种着人面桃花和三角梅。这样破旧的小院子和被精心保护修复的陈家墙门群相比,当然没有那么雅致,但也是一片小景,自成一格。我想,这些都应该得到保护,因为它们也是艺术品。或者说,它们才更是艺术品。这类艺术品,和陈家墙门群里展出的艺术品不同,是从农民的生活里长出来的,还活着,虽然已经在衰落中。

柏山陈

张冰

记。日子或好或坏的,但总归是一天一天这么过来的。

在柏山陈这样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地方,生活的痕迹就愈加明显了。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挺老了,门前有限的地种了几畦整齐的小青菜,土墙上开着一丛金色的菊花,小花盆里种着人面桃花和三角梅。这样破旧的小院子和被精心保护修复的陈家墙门群相比,当然没有那么雅致,但也是一片小景,自成一格。我想,这些都应该得到保护,因为它们也是艺术品。或者说,它们才更是艺术品。这类艺术品,和陈家墙门群里展出的艺术品不同,是从农民的生活里长出来的,还活着,虽然已经在衰落中。